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

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黄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察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吴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

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聖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劒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

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黄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

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

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

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

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

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

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

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

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内齋洪進即合其戸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涖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别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

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

繼勲焚北漢平遥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

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

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閒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

臣惡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邉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

周審玉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奚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已且恐其專

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内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勲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葢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勲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

業馬峯等領軍扼閫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勲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叅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

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敵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撘喇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别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

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絶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宫中嬪御遭懼逼辱無復嬿閒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勲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趙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勲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勲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

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鎭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

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册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

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
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
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
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頼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
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
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
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

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為太師兼

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内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内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

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舒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

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
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
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
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
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
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
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乙未漢

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舒為都統迪里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舒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迪里等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舒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

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勲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絶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

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

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毁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於遼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葢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鋭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巳老矣復議攻燕

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没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實克舒蘓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吕

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絶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塔瑪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絶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實迪軍於城北帝率衆擊

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彦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興格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舒大戰於高梁河舒敗將遁興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興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進屯關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冦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舒耶律興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興格曰彼氣甚鋭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彦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

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興格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徹爾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

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冦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興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興格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

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

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减輦運减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内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吕中曰齊賢之

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葢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版籍之民苦於流徙二則山河之險移於強敵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耶律興格為裕悅裕悅契丹至貴之職也興格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

努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巴固濟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興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

營都部署崔彦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和斯敵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

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闘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徑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彦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

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茍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内地先困邊境漸涼敵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

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興格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興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興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

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駞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興格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興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興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興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興格為宋國王丙子帝詔曹彬米信及崔彦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

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

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葢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葢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

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羅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

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實迪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

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興格為先鋒都統時

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興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興格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興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興

格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衆之誓衆感慨無

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衮狩爾格宫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

器械無筭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録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鬭

或慮人情揺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
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
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月契
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
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
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
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

最為强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葢文景當审臣强盛之時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强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内則省

官以寛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

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閒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興格聞之帥精騎數萬

邀諸途北面都廵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廵路遇之興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彼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邉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興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

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興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冦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囉朗等族自振武入冦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囉朗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哈里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冦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

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彞興入貢李氏自思恭
歴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彞興西平王至是
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彞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
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内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内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

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絶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候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敵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蒱佻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

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

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中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

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

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寳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邉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邉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髙文𡵆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閒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

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隳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隳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槖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冦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

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

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羮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敵國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敵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

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敵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絶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

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蕃漢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

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敵人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諸衆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絶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

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韙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

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畫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

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内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絶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

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欵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爭立驩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别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内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冦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

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

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兹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

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弑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

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絶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冦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强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絶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冦一自廣府一

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𡨥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

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

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琅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寳後以沈起仁寳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蜀盗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

李順為帥冦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刧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峽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冦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

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强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

顒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

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别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冦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

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為戒民習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

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重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䕫

州白繼賛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卭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烝民起為狂冦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

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閲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㪚不等均衆由是懟憤而昭壽亦驕恣

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駡曰我本燕人棄敵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均帥衆攻

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户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隷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因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髠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

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氊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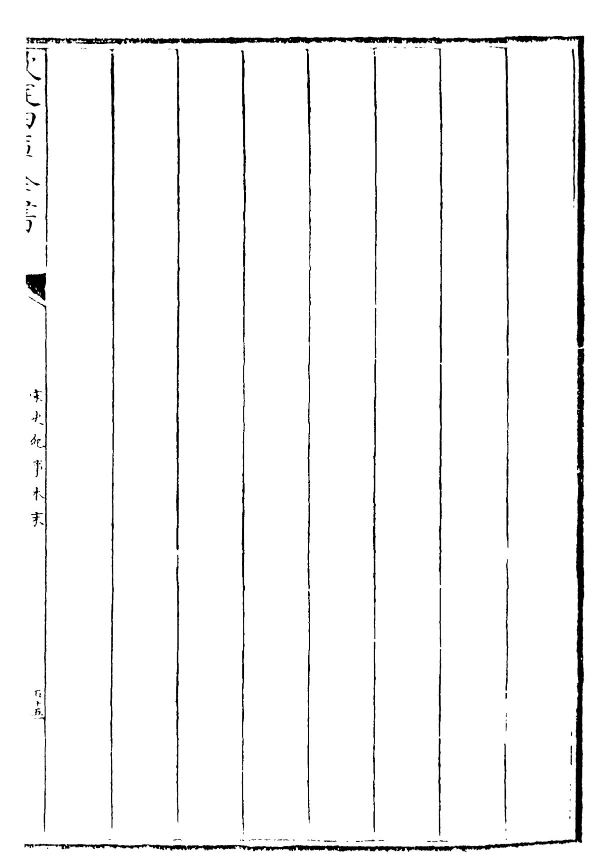
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寃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懐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懐忠取均首及僣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懐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黄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廵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内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黄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備

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
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
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
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
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
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
損四五葢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黄州
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

備禦何以支吾葢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佑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巳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

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牓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

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叙著為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戸長鄉書手課督賦税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戸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

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
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
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
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
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
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
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
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

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併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

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負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

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韙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

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

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

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凖問不平狀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

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

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令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令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已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

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周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

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寖成茍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别置考課院主之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

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閼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

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鋭去其冗縿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黄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縁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漑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

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力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

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
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
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
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
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
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
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
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

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圓數千里地之墾者十

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剌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絕

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犬羊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戸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

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户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

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寛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栁種藝之地每户十丁者給百五十畆七丁者百畆五丁者七十畆三丁者五十畆不及三丁者三十畆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税寀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頴襄鄧

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

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宫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黄山召還居於南宫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

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

元侃帝第三子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

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

調鍳將朂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賛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

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宫后問曰宫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為相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吕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

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闗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

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
已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
下當乾道開寳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
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鋭
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
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
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鋭所用之將衆
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寳中則可

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曾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税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税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

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甞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

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塲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葢古

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
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
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
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
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月費
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
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
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

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

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

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

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茍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寛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

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廷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内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

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

縣四千户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户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懐如天如海可斷即

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

分其行二十四司案馬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别利權剏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税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

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户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掊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兹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

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尚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令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既非吉祥難閒行

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鷄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鷄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鷄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鷄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

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吕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虚危齊分請於青齊閒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縁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敵騎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

今黄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
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
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
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
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
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鷄
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
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

則有昧蔽之愆上爲之憮然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侵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

敵於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

遲明敵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

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

絶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

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

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

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詔

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

邊戰棹司自洵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驛澶州辛酉宴從臣於行宫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

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令溥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狥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

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路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忠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侵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竒策也若將

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彦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

知也茍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敵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筭遂使敵人得計邊騎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慮人神之忿怒憫

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風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敵但全城堡不邮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猋馳鳥

逝麤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冦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内參用謀臣防狴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鷹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用兵之道尤貴豫防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急則奮擊愈不可制餘燼尚或復然奔潰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

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狥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閒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驆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騎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邊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

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田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善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敵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

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絶其犯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為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争天下葢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内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廪給

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役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恤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恤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

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

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悦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悞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蠭蟻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

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
士卒孰練賞罸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
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
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悦其心借之以
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備
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
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
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

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為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鋭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况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畢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蕃戎伐蕃戎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

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材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筭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

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秖如靈州足為證驗況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侵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諾衮蕭達蘭侵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諾衮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乗斷餉道超贊皆畏縮

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戸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

所喜令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兵不戢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侵時以敵軍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

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奔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敵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敵地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敕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

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達蘭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自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

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於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

繼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黄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駐驆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達蘭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鋭兵既死敵大挫衄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脩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敵退出境而延朗追

躡轉戰未嘗敗衂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

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乗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城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布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决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

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

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
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
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
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
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
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厭兵之

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時小國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於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為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

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侵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

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而立詢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𢾾𢾾里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緑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

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筵建資福道塲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令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衮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

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勲相繼為戸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戸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没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衮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勲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徴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宫人蕭訥木錦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

訥木錦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毁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訥木錦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錦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

當為太后令不果反罪之可斗訥木錦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訥木錦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弑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訥木錦隂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於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宫始親决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慶歷二年三月巳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内無事户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强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

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求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

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

恃耶我閒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至敵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

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㢸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㢸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

故契丹全師獨免然所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
健馬物故大半令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
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
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
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
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
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

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甞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

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

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事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

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

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

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争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

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格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格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

昊入樞密使蕭孝友呰執駙馬蕭呼圖克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内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

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乗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

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大弟重元為大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絶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弔祭敞入境契丹遣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曲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

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

得之曰在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况令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大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
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内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
撤别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
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
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
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興軍曾公
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
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圖燕南之意故

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剏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茍且治國之本當

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陲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令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彦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敵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黄平三議不能決素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彼意至時可以囲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

遣蕭禧來致圖書以怴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怴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令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龎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彛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寛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

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幷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内徙李彛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所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

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遼意安在方平曰遼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彼交上曰朕以慶歷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

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伊

遜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察喇誣告都宫使耶律徹爾及和囉噶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徹爾等廢濬為庶人徙於上京伊遜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於興中府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科爾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伊勒必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

曾撒於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伊遜知南院大王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遜封延禧為梁王設旗鼓伊喇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帝事見後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